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别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别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惻隱則屬愛乃情

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信若以東為西以南為北則有不可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信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徳又添箇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　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横劒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胷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

割斷了君子義以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　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上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為喻夫樹之根

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

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　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知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　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

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别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 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盖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

極為水為冬為智葢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宫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臓五蟲其分做此葢天人一物内外一理一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

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為人之理矣　程珙問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卻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

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辯葢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

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

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

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别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葢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葢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

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横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

曰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

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為五常百行之本

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

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别便是禮長㓜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竪觀底意若横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别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别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别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

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爭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凊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為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為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

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為拟賔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為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為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　仁義禮智信

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

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脉絡都不亂　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

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所為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賔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

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横説豎説皆通　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説得極親切只按此為準去看更無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

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

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

不及末節繁文太𡶶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
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
而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
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
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
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為忠信之信由内面有此
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
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

處說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然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云然○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

者天之道也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　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　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　誠之為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誠者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　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慤為非誠也　問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 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邉人身說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 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

故次之　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　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未可與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　誠者實有之理

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
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
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
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的名性譬如這扇子誠譬則這扇
子做得好又曰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
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
為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　問誠是體仁是用

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理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葢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己而言正指盡心之義　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

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顧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

問誠敬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

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　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此誠敬之別

勉齋黄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　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

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剥剥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挫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真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偽存心所為不欺是外面為事裏面須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為善更有兩三分為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顔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

之即是有些不實便屏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説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説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　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

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

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

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人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

誠也　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為誠徇人欲則妄矣

忠信

程子曰盡己無歉為忠體物無違為信表裏之義也

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己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　忠自

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爲信又見得忠如此　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已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　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

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　問發已自盡為
忠循物無違為信所謂發已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
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已者
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茍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
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
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表裏之謂也
又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蓋因其

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内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為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内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已為忠形於物為信忠信可以内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即其盡於已者也玩程子

之辭意義益包涵矣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觧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觧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岀直至程子曰盡巳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巳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

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以實不得為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内而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從已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此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

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　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的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　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

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則不通　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　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

孔子云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在這屋裏以忠信為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盎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

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　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事君為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為人謀耳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工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為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

曰忠信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

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内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别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　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　人謂盡

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問忠恕之别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　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

人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　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

已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令如此人便為州為縣亦只理會自已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麽推出來忠者盡已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　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為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為忠如心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那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

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茍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内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已便是不恕　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葢存諸中者旣忠則發出外來便是

恕應事接物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論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

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

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

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令人說且恕不輕之意

字義不明為害非輕

西山真氏曰忠之為義先儒以為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葢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己盡乎己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也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告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

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　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悌處朋友當信中事事物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如有

形而後有影也

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推學者先盡已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若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已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

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益必
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
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　恭主容敬主事
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
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
事然專言則又如修巳以敬敬以直內只偏言是主
事恭是容貌上說　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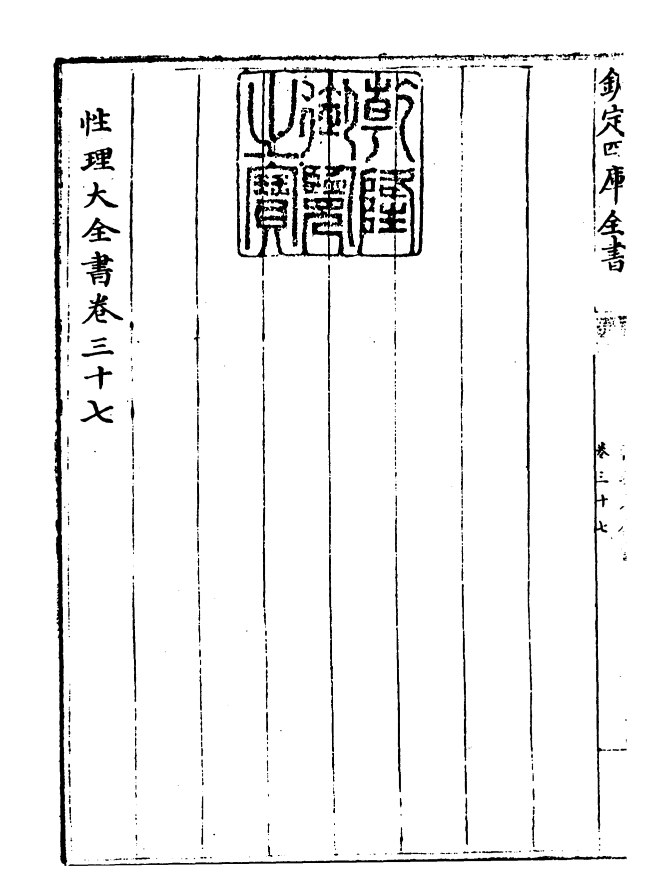
敬在内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　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已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益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

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　手容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　事思敬）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

威儀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　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内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内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坐如尸立如齋便是敬之容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着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温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熈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　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三十八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八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

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没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黙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

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

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内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已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

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已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已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葢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

勉齋黄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説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彛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歴萬世而可考也　有太

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叅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

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

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

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已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顔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已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

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克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

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北溪陳氏曰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黄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

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囘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葢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啟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

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已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葢所謂集諸

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氣形已具之内葢造化之樞紐品彚之根柢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於一

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為一者歟盖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顔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務於該洽者既以聞見

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正之賛之定之刪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

以已見妄穿鑿爲説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殊其旨適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

及也夫

西山眞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别也葢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

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偶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黄帝繼天立極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黄帝而後少皥顓帝髙辛繼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臯君臣也而並生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之初興而傅説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孔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顔曾得其傳顔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没而不得其傳

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

聖賢

總論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問楊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觀乎

聖人則見天地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函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聖人天地之用也　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聖人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　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

於過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

惟聖人善通變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亷　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凡人有已必用才聖人忘已何才之足言　聖人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　聖人之心未嘗有志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聖人之心

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　元氣會則生賢聖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或曰賢聖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汙而已　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

之自然則無之也　聖人愈自畀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爾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

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

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葢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五峰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人

聖人不知已是聖人　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爲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　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

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

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

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

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

人之能事也　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

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

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

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着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

吝許多不得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

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　問

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

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

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的事問固

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

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

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

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已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顔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顔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顔子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顔子有凖的　問顔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顔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　問顔子勇乎曰孰勇於顔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顔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

謂大勇矣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

却終日如愚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别

論　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

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

簞瓢由是萬鍾由是　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夭

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

處焉故未見其止也　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

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顔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顔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顔子雖意則直要做聖人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麄至如顔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麄

問顔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

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　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稜合縫猶有未盡處　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

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粗如何潛室陳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査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査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粗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

終不類道　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曾子說話盛水不漏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

徽那小處都是自家的了點當下見得甚高斂處却又欠闕　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

龜山楊氏曰孔子殁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

他日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

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

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别無可考只

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

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

麽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

言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麄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陵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

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亦足爲知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茍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五峰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緼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

於横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　孟子不甚

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戸自在　谷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氏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

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又

遲遲而不去只爲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雖爲棄之耳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以下論孔顏曾思孟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弟孟子儘雄辯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

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

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魯衛齊梁之

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

可爲者也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

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

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

未及孔子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

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

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孔孟之分只是要别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綵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説于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顔子亦未達一間耳顔孟

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顔子　顔子默

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顔回在陋巷

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

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

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

顔子便入聖人氣象　孟子之於道若温淳淵懿未

有如顔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

顔子具體顔微耳在充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顔

未粹耳在養之而已　人有顔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

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强做出來氣象

與孟子渾别孟子説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
自絫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人之氣禀不同顔
子似弱孟子似强顔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
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
闡幽之微孟子强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
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
孟子恁地手脚也撑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
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説出來所

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顔子克擴其學孟子能爲
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顔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
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
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
者其次莫如顔子　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
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畀孔子也此語如何曰

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五峰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廢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觀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 問顔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克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 問伊川

云聖人與理為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守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問若使曾子為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

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
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
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
夫處比顔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
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
子氣象尤可見　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
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

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問顔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顔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顔子剛明之意　孔門只一箇顔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横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顔子才雖未嘗不

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麄　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麄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　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謂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

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滑臺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已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

問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不知顏子所學甚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子才高難

學益顔子之學親切勝如孟子也

雙峰饒氏曰顔孟均之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顔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舉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禀之有異故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刦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畏避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避而不畏道存

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

强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强宰我是也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　曾點見得

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　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　曾點有康節的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　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

得如此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　子路全義
理　孟子極尊敬子路　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
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
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
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
已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
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問孔
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

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為學之要只是資質是箇務外的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説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説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説者　子張過高子夏窄狹　子張是箇務外之人子游是箇高簡虚曠不屑細務的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

嚴毅孔子門人自顔曾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　吴公言偃恱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葢有不足爲者至

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黙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斂於闇道而不滞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　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禄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顔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